



多田・行天

家族関係でも恋愛関係でも友人関係でもない、強いて言っても高校の同級生だったにすぎない相手。しかも、意思の疎通が十全にはかれたためしが未だ一度もない相手を、二年間も居候させておく人類がいたどこにいるだろう。ほんやりにもほどだいたい俺は、身ひとつで食べていこうとして必死に働い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、行天がいたのでは身ふたつだ。

# 真幌駅前 番外地

〔日〕三浦紫苑——著  
李建云——译

藏匿钻戒

整理遗物

照看小婴儿

倾听罗曼史……

こいつは何度買い物にいかせても、必要経費で落とせるレシートをなくしてしまう。頼みもしないのに俺にくっついてきては、依頼人の家で堂々と仕事をさぼる。

## MAHORO EKIMAE

どうして兵士でも格闘家でもないのに、体のキレを重視して鍛錬する必要があるんだ。それより動労意欲を高めてほしい。太ったというなら、まずは酒をやめろ。

もういい。俺は貧乏くじを引く星の下に生まれたんだろう。行天に居座られ、貯金もできず、腰痛に耐えながら働いて、カツカツの暮らしをしていくさだめなんだ。



# 三浦しをん

文景

まほろ駅前

番外地

真幌站前

# 番外地

[日]

三浦紫苑  
著

李建云  
译

真幌站前番外地

[日]三浦紫苑 著 李建云 译

出品人：王 蕾

总编辑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田肖霞 卢 茗

封面设计：@broussaille私制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 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制版：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：7.5 字数：146,000 插页：2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3054-8 / I · 139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幌站前番外地 / (日)三浦紫苑著；李建云译  
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5  
ISBN 978-7-208-13054-8

I. ①真… II. ①三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7982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  
景

---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序言 | 真幌站前故事，关于忘却和记住

和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的邂逅始于2007年，当时三浦紫苑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。只知道此书获了直木奖，在不带先入观的情况下读完了封面印着“好彩”香烟照片的日文原书，既有微妙的感动，也有浅浅的诧异。这样一部带有强烈日本动漫风格的小说，居然坐了直木奖的宝座，究其原因，也许是故事轻盈却不轻飘，在细处拨动读者的心弦。因那种细微难言的感动，我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。

当年的直木奖评审之一井上厦说：“（本作）很好地描写了城市的风貌和人们的存在，是友情小说的佳作，也是清新的成长小说，让人不禁为之叹一声。”五木宽之的评语则是：“很棒的小说。但这位作家的本领也许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上。我有种预感，她会有意想不到的七十二般变化，我相信这份预感，投了一票。”

三浦紫苑不负评审们的期许，在之后又写出了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《木暮庄物语》《编舟记》等佳作，其中《编舟记》更在2012年获得书店大奖。该奖项由日本全国的书店店员投票产生，具有很强的读者代表性和引导力。如果说书店大奖等于畅销书，并不为过。在三浦接连不断的创作下，真幌站前系列也并未止于

一本书，2009年的《真幌站前番外地》，2013年的《真幌站前狂骚曲》，均在日本创下不俗的销量。三部曲分别改编成影视，由瑛太和松田龙平担纲主演，更使真幌站前系列拥有了广大的受众。

真幌站前系列故事，说来简单，主要因素有二，城市与人。虚构的“真幌市”，据说原型是作家本人居住的东京都町田市。“真幌市不仅是东京西南部最大的住宅区，同时也是娱乐街，电器街，书店街，学生街。（中略）也就是说，从摇篮到墓地的一生，都可在真幌市内找到归宿。生为真幌市民的人很难离开真幌市。就算一度离开，重回这里的比率也颇高。”

所以故事的一开始便是“回归”。在真幌经营便利屋的多田启介，离婚无子，住在办公兼住家的旧公寓里，某次外出工作，他偶遇重返真幌的高中同学行天春彦。行天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怪人，其怪法则有些变化。声称无处可去的行天住进了多田的房间，这一赖便是天长日久的样子。

便利屋等于是“万事屋”，预设的业务范围包括修理、打扫、搬运等杂活儿，人们不想干的家务都可以委托便利屋解决。实际上，多田便利屋的业务范围相当有弹性，多田和“助手”行天在真幌系列的第一本书里做了以下工作：给狗寻找新主人、接送孩子上补习班、监视和记录公车运营情况、收容逃避媒体骚扰的少女……看似杂活的工作伴随着似是而非的侦探性质，他们不断邂逅埋藏在日常中的小小谜团，为解谜做了大量业务范围外的“无用功”，结果是帮助了那些需要外力相帮却没能出声求援的人们。便利屋的存在，因此成了一些真幌市民从实务到内心的倚仗。

真幌站前三部曲是吵吵闹闹的轻喜剧，众多异色人物在其中

穿行。在风月场所工作的露露与海茜，格外老成的小学生由良，在母亲面前扮演好青年的黑社会头目阿星，对公车班次怀有执念的老冈……这群人和他们引发的故事如同一串色彩斑斓的珠子，多田和行天则是串珠的线。多田性格笃实，顾全身为便利屋的形象却时常崩盘；行天则特立独行，不在意他人眼光，也全无蹭吃蹭喝就该干活回报的自觉。尽管多田一直唠叨着让行天赶紧离开，实际上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默契关系，便利屋若缺了其中一个，都无法成立。模拟侦探的行径乍看搞笑，每当事件解决，读者会忍不住感到些微暖意，并对偶尔泄露一丝半点的多田与行天的过往惴惴好奇。是的，这是两名各怀伤痛的男子。务实如多田，不羁如行天，都曾在过去的人生中被损毁和伤害。活下去就意味着怀抱不堪的记忆而活，装作忘却，不去触碰。活下去还意味着记住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，记住那些短暂的温熙。

“幸福是会重生的。”这番话是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中多田的内心独白。而这番认识的产生，显然与不讨喜的蹭住人行天有关。就算多田不承认，他也在与行天的接触中被点点滴滴地改变着。随着故事的进展，多田认识到，“行天身上怀有某种黑暗的东西，他一直在同这东西进行殊死搏斗。”（《真幌站前番外地》）。“（行天）平时总显得没谱，装作对人情的微妙一窍不通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他默默地观察着，有时做出大胆的言行，绝不放开那些濒临危机的人。一旦发生了什么，他就会不顾自身安危，守护别人。”（《真幌站前狂骚曲》）

也许是受到行天的潜移默化，多田从故事之初的自我封闭，显出了愈来愈浓的人情味，那是原本就存在于他内心的温厚善良。



“你还有机会去爱别人。你能把自己没能得到的东西，完全用你所希望的形式重新给某个人。你还有这样的机会。”（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）他对小学生由良的急切言辞，也是对自己乃至行天的呼喊。大道理说完，他又会开始对行天百般嫌弃，开启“便利屋和忠犬助手”的相互吐槽模式。

影视版的真幌站前系列，多田和行天的拥趸恐怕各占一半。多田的自嘲与寂寥，行天的黑暗与光彩，相互映衬下格外醒目，这也是系列三本书的魅力所在。有时候一则小说之所以动人，并非因为故事本身或叙事手段，更在于其中的人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三浦紫苑塑造了多田与行天这对搭档，是写作者的大成功，读过的人都会有所感。

时隔八年，作为真幌站前三部曲的策划编辑，有幸与多田和行天重逢，对当年的译文做出修订。真幌系列的后两部由前辈译者李建云担任翻译，她的译文活泼流畅，值得一读，在此表示感谢。我和同事一起编这套书，尽力让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，校读文稿的过程中，随着书中人物忽喜忽悲，感到自己与这套书和书中的两人，真是有某种缘分。也希望更多读者与他们相识，被他们感动。

田肖霞

2015-6

[ 目录 ]

闪光的石头	[ 1 ]
星良—优雅的日常生括	[ 35 ]
回忆的银幕	[ 69 ]
冈夫人在观察	[109]
由良阁下运气不好	[139]
出逃的男人	[171]
残月	[201]

闪光的石头



雨在静悄悄地下着。

多田启介停下擦事务所窗户的手，也不再哼唱《雨声是肖邦的调子》<sup>[1]</sup>；他透过窗玻璃俯视着外面的道路，一面注意着不让额头的皮脂沾到玻璃上。

路上空无一人，湿漉漉的路面映现出阴沉沉的天空，反射着暗哑的银光。

说不定就在自己呆愣愣出神的这段时间里，一道戒严令颁布了；某种未知的病原体肆虐成灾，导致人类几乎死绝，等等，这类事情没准就发生了哪！多田的脑海里跑过孩子常有的各种想象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就这样歇着得了，用不着再干活。

这三天，多田便利屋清闲得很。倒不是他偷懒怠工，而是事务所的电话决定把不合季节的冬眠进行到底了。一旦雨下个不停，便利屋接到的委托便会减少。没几个人乐意在潮乎乎的空气底下把外人引进家门，叫人家帮忙打扫房间。也没人会起意修剪院里的树木。似乎只有见到朗朗晴空，一个人才有心思把周围搞得整

---

[1] 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 *I Like Chopin*（我爱肖邦）的日文版，由小林麻美演唱。中文版则是谭咏麟演唱的《我爱雀斑》。——译注，以下同

洁爽利。

自从樱花凋谢以来，印象中就没正经看到过蓝天。只顾着忙这忙那的，眼看就要进入梅雨期了。多田强压下叹息，转而继续哼歌；同时重新开始手底下的动作。清洁剂起的泡沫细腻绵密，用干抹布擦一回，窗玻璃就更接近天空的颜色。

“肚子饿了。”

冷不防响起一个声音，多田回头一看，只见行天春彦正要从沙发上起身。说起来，还真是个怪人哪！多田想。行天堪称巧妙地隐藏起个人气息，对卖力干活的多田视而不见，兀自贪婪地睡了一个优雅的午觉。

把脚伸到地板上的行天，头发睡得蓬乱不堪。

“我做了个挺怪的梦。在南口转盘那儿，有个虚无僧<sup>[1]</sup>在念经。我蹲在那儿看，边看边往虚无僧端着的钵里一块接一块扔闪光的石头。意思是叫他‘别再念经了’，可那虚无僧就是念个没完。”

多田心想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嘛！但他没接茬，转头面对窗户，余光瞥见行天一脸困惑不解的模样。

“眼下到年底了么？”

“没到年底也得擦窗户。脏了就得擦。”

“唔！”

行天就应了这么一声，不见有行动的样子。多田之所以干劲十足地擦窗，倒不是出于容不得半点脏污的洁癖，而是为了检查清洁

---

[1] 日本普化宗的蓄发僧人，头戴深草笠，吹尺八云游四方。

用品。有一单久违了的工作预定在明天。想到这，多田就不得不着手准备。他可压根儿不指望行天来协助自己这个户主兼雇主。

“喂，肚子饿了！”

“不是有人家送的包子吗？”

一阵脚步声横穿过房间，厨房那里传出锅和烧水壶之类打翻的声响。

“多田！这个包子长霉了啊！”

懒得管你！啃霉菌去吧！多田尽管内心在骂他，可见到厨房再也没了动静，又不免紧张起来，于是一只手拿着擦完窗的抹布，从隔断接待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帘子下钻过去。

却见行天正杵在水槽跟前。多田绕过去一看，只见行天正要朝举在脸前的包子底部啃将下去。包子的上半部分，密密麻麻长了一层恰似抹茶的绿色霉菌。

“等等等等等等！”多田慌忙抓住行天的手，加以阻止，“这个还是别吃了。想吃什么就去买吧！”

“唉——麻烦！”

行天把包子轻轻放进水槽，转头在橱柜里搜寻起来。多田趁机把包子扔进了垃圾桶。“什么都没有嘛！”行天发起牢骚来了。可见怪事也不是没有的。平日里，行天基本不会积极显露食欲。相比固体，他从酒里摄取的卡路里恐怕来得更多吧。

这是怎么了？不仅今年的气候反常，连行天的胃袋也跟平时迥异。雨一下个不停，食欲就随之增强，难不成你是只鼻涕虫？

行天并没留意到多田的白眼，他无奈地往杯里倒上威士忌，返回沙发去了，一面哼着《雨声是肖邦的调子》，哼得不赖。

哼，让你听我念经似的哼歌，真抱歉哦！多田这厢刚觉得心里不痛快，就见事务所的门猛地被人推开了。

“便利屋，你好吗？”

一把听惯了的快活噪音响起，掀起帘子往接待空间探出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正是露露和海茜。海茜手里抱着吉娃娃，吉娃娃穿着萤光粉的狗狗专用雨衣；露露也穿着相同颜色的雨衣和高跟鞋。

“这雨真烦人哦！生意没法做了哦！”

露露也不说声“打扰了”，什么也没说，三下五除二把雨衣一脱，就在行天身边坐下了。雨衣下面露出的是一件闪闪发光的紫色连衣裙，因此，多田感觉仿佛在做一场色调狂乱的噩梦。海茜把吉娃娃放到地板上，帮它脱掉雨衣后，坐在了行天对面的沙发上。

吉娃娃抖动全身，待皮毛透足气，便来到多田脚边摇尾巴，以此代替寒暄；多田弯下腰摸了摸吉娃娃的头。

“这是礼物。”海茜说着把一个纸盒子放在矮几上。

行天之前对闯入者毫不在意，只管拿着杯子灌酒，这时竟做出了反应：

“吃的？”

“站前新开的那家店不是每天都有人排队吗？就是那里买的芝士蛋糕。”

“你们这是特地去排队买的？”多田插嘴道，海茜微微一耸肩，说，“闲着也是闲着呗！就趁小花剪毛的时候买的。”

难怪吉娃娃的耳边戴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。给狗穿衣服，带狗上美容院，唔——这样的疼爱法，我终究是办不到的。

就在多田再次望着毛色鲜泽的吉娃娃时，行天打开了芝士蛋



糕的盒子。

“好大！”

他快活地大喊一声站起身，蹦蹦跳跳朝厨房而去。蹲在地上的多田，肩头吃了行天的膝盖一记猛顶。

“好痛！”

叫也听不见。只见他手拿菜刀，又蹦蹦跳跳回了沙发。

多田哎呀呀地叫唤着直起腰，去准备碟子和叉子。见数量不够，于是把洗好晾在那里的、用过的一次性筷子也拿上了。

结果证明，并不需要与人数相对应的餐具。

行天用手抓起一块切开的芝士蛋糕就闷声不响地将其收入腹中。自己那份吃了大约一半，多田就因为甜得烧心而放下了叉子。露露和海茜这时已经吃完，她们俩笑咪咪地看着行天。好不容易排队买来了，她们俩却分到很少，这让多田感到不合适。

“一般来说，第一个挑的家伙不是应该客气点拿小块的吗？”他对行天说。

“是吗？”听到的是一个由衷感到不可思议的回答。

“那个，我知道哦！”露露摇晃着刻意强调的乳沟说，“就是大鼓和小鼓吧？”

“是藤条箱。”多田小声纠正道，“大的那个装的是破烂。”<sup>[1]</sup>

---

[1] 这里指的是日本民间故事《割舌雀》。老爷爷宠爱捡来的受伤麻雀，麻雀吃了老婆婆做糰糊的饭粒，被割舌。老爷爷心疼麻雀，作为回报，麻雀赠藤条箱两只，老爷爷只肯取小的，到家后发现财宝，老婆婆前去索要大藤条箱，不料里面是恶鬼（又一说为破烂）。